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關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李待問存我

許清胤价夫參閱

龐中丞摘稿

奏議

龐尚鵬

清理寧夏屯鹽疏

寧夏屯鹽

照得該鎮據山河之險。而疆場寧謐。修漢唐之濶。而水利疏通。固空屯牧阜成。公私兼足。富庶等中州矣。

皇明經世編

龐中丞奏疏

卷之四

寧夏屯鹽

一

平露堂

大何民貧而生齒漸耗地狹而賦稅日繁外受富饒

王司

之名而陰受虛耗之患者寧夏是也該先任撫臣王

馬先在陝西甄立功名有政績故能于宜大撫綏

崇古極力拊循凡屯田水利事宜莫不懸布章程著

北虜後人但知其款頁一事耳

爲畫一之法繼此者尤能綜覈而善承之殆無容紛

更矣但法必待於申飭之嚴而後持循於不廢事必

貴於調停之善而後變通以盡空臣察諸羣言叅諸

獨斷謬爲論列摠其千慮一得之見伏乞 勅下該

以其地

部咨訪施行 一酌處清理丁田查得該鎮屯田五

故止派五十畝爲一分

十畝爲一分納糧六石草九束地畝銀五分修渠採

草計每年工料合用銀三兩有奇。各邊屯糧莫有重於此者。其間地力有厚薄。水利有遠近。難以一槩取齊。而因丁派田常有不均之歎。蓋田多丁少。姦弊叢出。誠難具言。邇年來田已丈量。其疆理固甚明矣。然移坵換段。水衝沙壓。間歲有之。丁既清審。其派撥固甚均矣。然逃亡事故。那移增減。隨地有之。頻年徵科。完及九分以上。孰不謂屯政具舉也。然每地一畝。該糧一斗二升。雖豐年尤不免包賠之患。況遇霜雹。及蝗蝻爲害乎。漢唐二渠。歲費脩築。水利之博。固百世

賴之。然地勢懸殊，亦有非灌溉之所能盡達者。若黃河泛溢，淫雨連綿，則水勢瀾漫，盡爲湖蕩。天時地利，豈能常必乎？此清丁查田，誠不可一日廢也。蓋田一年不查，則衝壓者糧何從出？丁一年不清，則逃故者田將安歸？訪得該鎮每年春初，俱清查一次，以考丁田之實。此法未嘗不善，但空文督責，原無委官案牘行移，動經旬月，東作已戒期矣，遂皆置諸不問。此丁田之虛實，不能盡得其詳。而催科之嚴，包賠之苦，力不能勝。其勢必驅之流移而後已也。合無委官清查。

俱於每年冬間著實舉行一次，除丁田見在，無容紛擾外，止搜逃亡續收之丁，及拋荒偏累之田，隨宜處分，從公派補，凡有衝陷，卽結勘明實，立案類題，早與開豁，毋得執稱舊額，刻意取盈，重貽無窮之累，查得撫臣王崇古原行均平之法，尺度具存，西人沿襲而世守之，此千百年之利也。一酌處開墾地糧，照得延寧邊牆自先今陸續脩築之後，夾道內多有腴地可耕，節被豪強侵占，近該總督軍門題請添設定邊兵備道，督責清理，授以成規，今查副使張守中

自到任迄今共開墾過荒地二千餘頃除應軍准折
月糧三百九十七頃七十五畝外該納糧地一千六
百二頃二十五畝復於榆林定邊七堡及寧夏後衛
近邊地內清丈出各項餘地一萬五千八頃九十一
畝其地或係土人隱占今經丈明或係連年拋荒今
已開墾若令照常按畝納糧則人懷疑畏之心恐失
招徠之道據該道酌議每三畝折一畝徵糧一升二
合輕其賦稅使近悅遠來誠爲得策但查其地原在
邊牆夾道內土膏豐潤歲獲頗饒臣至花馬池會同

軍門從長參酌。覆行該道勘處。除以前開墾給有帖照者。每畝納糧一升外。其新行清丈者。每二畝折一畝。羣情胥悅。並無異詞。共計歲納新糧九千五百四石四斗五升。合無照此給帖。使人人皆有固志。而後草萊可盡闢也。其餘荒地。猶不下數萬頃。以後召佃開墾。連年增益。不獨倍之。今軍門復行該道。將個人清查貫址。編成保伍。使相爲守望。復議脩整堡以防慮患。便收斂。昔稱草莽之墟。今阡陌成行。一如內地矣。近訪得本地奸人。每見開墾成業。往往糾衆用強。

霸耕甚或捏告與詞嚇詐錢物最爲屯田之害合行榜示通衢凡已經丈明給有執照者不許復行告爭如有故違從重懲究則豪強斂跡而耕牧之人皆得安其業矣查開墾人戶多係內地之民生計蕭條流離至此築土屋而居耕荒田而食生聚日廣似得募民實塞下之意間有原籍差人勾攝致滋煩擾合行該道勞來安集凡執有本管官司印信公文前來拘勾者俱要赴道投審明白量帖丁差不得私自窘辱以致復行逃散其沿邊抽軍併一切雜泛差役通行

豁免以示存卹。著爲定規。再照延寧靖邊定邊二道共新增地糧以萬石計。原因修築邊牆於夾道內得之。今邊工未畢。合將歲入之數專備修邊口糧。候工既完卽充主兵糧額。此亦籌邊經久之慮也。一寬

恤屯丁徵調。切照榆林寧夏每年入衛兵馬各三枝往返道途。除倒死馬匹外。若軍士物故者。常不下數百名。其他疲於奔命。骨立而歸。僅存殘喘者。猶十之三四。及至挑選補伍。悉於屯丁內坐名抽撥。遂令屯籍消耗。日甚一日。既有賠糧之苦。復被抽軍之害。凡

可以挈家長往，爲旦夕苟安計，孰不挺身而他向乎？合無於二鎮入衛之兵，量行減免，使連年追補之擾，稍有寧日，而休養生息之餘，屯丁浙衆，屯地日闢，而屯政亦庶幾其克舉矣。一查填積滯勘合，切照該鎮鹽糧，原無遠商中納節年，俱係僉報本地商人，坐名攤派，填給勘合，全不投淮浙運司，俱聽姦商中途接買，本重利輕，往往告稱艱苦，且派定名數，年復一年，追併上納，迄無寧時。今隆慶三年，始開中元年糧草，正以其力不能勝，故難依期取給也。查得隆慶元

年以前。凡勘合一道俱係一萬引。今有完至七八千引以上。而拘於舊例。未經填給。各商多係中人之家。資本有限。淹滯既久。則虧折必多。且責追新糧。力豈能繼。若欲公私兼利。必須權宜變通。合無比照隆慶二年該部題。准事例。每引三千道。查各商勘合。凡足三千引以上。盡行填給。庶乎資本流通。而目前派納糧草。不致稱貸於人。官民相濟。而不相病矣。其應補勘合若干道。悉聽撫臣咨部。另發再行報中。查得該鎮浙鹽多。而淮鹽少。淮常獲利。浙多包賠。今據勘

合先完者多係淮鹽，而推托棄置者皆浙鹽也。若補發勘合，盡以浙鹽另派別商均納，是先填勘合者專享其利，而諸商共苦其難，不免有後言矣。似當叅酌時估，再寬斗頭，仍以原商補納。若果力不能及，悉聽該道從宜區處，毋致偏累。各商皆連年坐派，原無更番之時。督責取盈，情甚可憫。似宜量加寬減，是亦勤恤民隱一端也。一均派淮浙鹽糧，查得該鎮先年原派淮鹽五萬四千九百八十引，工本鹽四萬二千四百九十引，搭配浙鹽九萬引，淮浙相兼，商人獲利。

故更相報納，不以爲難。近因停革工本，而浙鹽較淮鹽幾兩倍矣。故淮鹽頗有餘利，而浙鹽類多包賠。官價一引銀三錢五分，及貿易所得，僅一錢二三分。商人之苦於偏累，皆以領中浙鹽若驅之使蹈湯火矣。合無通計各邊鹽額原數若干，彼此通融，淮浙中半，則以此有餘補彼不足。諸商不以爲厲已矣。再照鹽法壅滯不在淮而在浙。臣巡歷所至，紛紛具告者，皆以浙鹽爲苦。一面之詞，誠難盡信。但念其懇切之情，浙鹽非產浙，御史所轄故不知其詳也。安得恣然視之，乞行浙江巡鹽御史查邊引到司果。

得價銀若干。審處詳確。移文各邊曉諭商人知悉。使中途接買者。不得抑勒以濟其姦。而各邊中納糧草

商人亦不得輕於賤售。以虧資本。庶兩利兼全。而鹽

法疏通矣。

一專任鹽池委官。

照得大小鹽池原額

中此鹽而遠中准浙

課程甚多。數十年來。虧損已十之六七矣。蓋因經管

該道駐劄相遠。而鹽池四面。並無限隔藩籬。雖設有

軍夫相沿守望。往往乘隙伺便。通同爲姦。故每年池

鹽半入盜手。且理鹽委官原非專設。禁令不行。歲月

因仍。廢弛極矣。今新設定邊兵備副使張守中。曲盡

心計區畫得宜，繚以周垣，守以巡軍，四隅並立墩臺，入夜分更輪哨。池亭公署，鼎建一新。凡鹽場利病所關，悉已處分詳備。臣與總督軍門親行閱視，並加歎賞。獨以二地通判，雖職專鹽法，仍分理各處糧草倉場，以致彼此巡行，歲無虛日。其一應提督鹽夫，掣放鹽斛，類不能如期兼舉，以致商人車脚之守候，動經旬月，敢怨而不敢言，欲求鹽法之疏通，何可得也。夫事本兼攝，成議具存，若再設官，恐增煩費，合無小鹽池通判就近兼理本堡及隰寧萌城韋州四倉，其靈

州大沙井石三倉則以通判楊時芳紅寺堡一倉則以通判姚謙夫兼之大鹽池通判就近兼理定邊倉其新建舊安邊石澇三山饒陽新興新安邊等倉則以管城堡同知孫黃兼之庶官不更設而事有責成仍通行各該衙門不得別有委用及不得容令本官遠道叅謁致妨原務

清理甘肅屯田疏

甘肅屯田

昔聞趙充國屯田湟中而西羗坐困傳諸青史至今稱爲異事臣卽其地而考之彼以步卒萬餘人墾田

二千頃然則舊平所屯一卒二十先零西羌盤踞一隅如此人力力乃非匈奴埒

功成振旅非流連歲月老師費財故其陳便宜十二

策皆不勞餘力今甘肅固湟中地也自金城而達嘉

峪關屯田幾萬頃南番北虜警報頻仍海賊回夷事

變難測舉全鎮步騎之兵猶不及六萬而迎送調遣

終歲無寧時較充國坐控湟中強弱之勢懸殊主客

之形互異必欲盡使戰卒解甲胄而事屯田亦難矣

臣巡歷所至見萬山環合諸水迴流自謂可以蔽羌

胡高阜原隰此邊人百世之利也顧山口甚多有昔

稱天險而今爲虜衝者。水渠雖衆。有昔名天泉而今
爲沙磧者。霜早春遲。雪多雨少。故豐歉難期。然則屯
政之寢廢。豈獨人力未至哉。該鎮撫臣悉心經畫。其
有成規。臣本迂庸。何能有毫髮增益。惟隨地延訪。就
其利害之切近者而籌之。集衆思之益。謬陳一得之
愚備。聖明採擇。一清撥補。以釐姦弊。照得該鎮
屯田。其便利者。爭相墾種。不遺餘力。若道路險遠。及
地方巖薄。或水利艱阻。遂多棄置拋荒。此屯丁相繼
逃亡。雖禁之不能止也。各衛所每年清查實徵。輒倡

爲撥補之說。將各城堡空閒人丁。不問力之強弱。家之貧富。照名攤派。計畝催徵。或今年坐趙甲。明年以錢乙代之。或趙甲頂一分。錢乙頂一分。已而移之張

丙李丁。則以一分而彼此朋名矣。操縱伸縮。莫知端

識者識字人也。猶文吏之有書役耳。

倪。皆由旗吏譟播弄於指掌之間。雖別郡流民糊口

於地方。皆沿門均派。襲爲常規。或以上丁而負緣倖

免。或以傭夫代累年牽累。甚有不知原田土名。一苦

於追逼。稱貸無路。豪強者種無糧之地。貧懦者納無

地之糧。此河西屯田之通弊也。臣嘗面詰管屯官。皆

日本鎮田多而丁少。若不用此法。則額糧虧損。誰執其咎。惟務自寬已責。不暇更察民隱。如之何其不窮且逃也。合行撫臣將臣原題立號紙以清隱蔽之法。蓋將原額屯田查理明白。除成熟見在耕種納糧外。其餘逃去者。應撥補要見地力之厚薄如何。水利之遠近如何。道途之險易如何。逐一區別。註爲差等。以足實徵之數。不得懸空妄派。使茹苦包陪。更須審其家資。量其丁力。或以一人而獨頂全分。不爲多。或以數人而朋頂一分。亦不爲少。務令彼此搭配。多寡

適均。因人而授地，據地而徵糧，開坐姓名，給以由帖，使不得那移，任情派撥，牛具子種，有不能自給者，量力周之，當計期還官，惠而不費也。或曰：流寓之人，絕無差役，非派屯糧，卽居王土，爲王民，而不供賦稅，豈斯民之義乎？夫給地以贍流民，而徵糧以供兵費，此固上下相濟之利也，但苛於督責，使辦無地之糧，借名色而漁奪之，其何以勝此剋剝之害乎？况不查等則一槩取盈，此卽頭會箕歛之法，其有不蹙額而愁怨者幾希矣。查節年開墾田地，多係原額內正項之

數不加覈實。輒便指爲新增。以致舊額正糧。重復撥補。地本一段。糧係重科。沿襲至今。流害不已。今須通查各該渠壩之地。果屬原額。抑係新增。然後酌量定立撥補之法。其開墾成業田地。必如瀚澍等渠創立渠壩。水利疏通。始可謂之新增。名實相符。庶無係累。

一修邊牆以全腴地。該鎮自金城關而西。通一線之路。南番北虜。出沒無常。掠我人牛。擾我耕牧。往年欲避其患。多順路挑濠。咫尺通衢。棄置境外。遂使可耕之地。爲虜人分據水頭。不得嘯聚。然此皆零騎

耳。初非歲時擁衆大舉也。使得邊牆限隔，則動有牽制，豈能長驅突入內地乎。卽欲潰牆而逞其勢，亦非一蹴之所能及也。烽埃之先傳，耕牧之收保，將士之邀擊，皆可以早見而豫待之矣。臣巡歷所至，親得諸見聞，如莊浪之岔口、甘肅之古長城等處，近經修築，功已垂成，土人爭引水利墾田其間，早出暮歸，不聞有驅掠之擾，此其明驗也。合行撫臣通查邊牆之當修者，分別險夷，酌量緩急，計畫丈尺，以定其難易先後之序，一切工程皆坐派操守軍士及輪借驛遞

夫而分用之、此該鎮歷年修邊之成規也、每名日給鹽菜各有差等、悉於庫貯官銀內計慮周詳、隨宜處給、各預定歲月、以漸圖之、庶乎人力之更番迭作、不敢言勞、官庫之搜括借支、未嘗告匱、不出一二年、百堵皆興、自可要其成功矣。一給牛種以資開墾、查得該鎮屯田、其拋荒者、嘗十之三四、或道路險遠、或水利微細、或人力困乏、或徵斂煩急、其患固非一端、然牛種之資、無從處給、遂攢眉卒歲、愁歎饑寒、所至有之、此誠仁人之所宜動心也、今查河西一鎮、惟鹽

州衛原有牛種銀一千兩。近據指揮陳端召屯軍一百二十名，開墾荒田一百餘頃，所給牛種業已還官。見在起科納糧，其餘各衛通無本項名色。若求仰給內帑，恐勢難偏及。終徒托之空言，合通行各道查照該鎮舊規，凡給散牛種俱動支糧草折銀，卽民運也。按肅州事例，每牛一隻給銀二兩，種糧隨宜，俱以三年內聽便還官。息糧每年一石加一斗，合照例通行。畧倣社倉之法，另覈收貯，置立循環查考。以後願領牛種者，卽於息糧內支給，免再支年例折銀。年復一

年積貯日裕。墾田之中卽寓備賑之意。其給散之時。或五人十人連名保領。如有逋負。一體責償。此在官司雖免出納之煩。在小民實曲蒙周恤之惠。彼食於其土者。亦何憚舉手投足之勞。而不思爲貧民計耶。況開墾成業。歲賦日增。其於公家亦何嘗不利也。

一廣屯種以給兵食。該鎮小民類皆憚科差而厭農業。惟欲頂缺軍名伍。坐支月糧。此屯地荒蕪。倉廩空虛。有由然矣。今查各部官軍。除係番虜之衝。及當往來要路調操迎送。無解甲息肩之時。遽難責以力農。

外其餘僻遠城堡率多暇日各行就近撥地開耕卽以所部將官督之爲之導引水利處給牛種限三年後量地方而區別徵科所入軍租就令抵充月糧免坐食之費此卽趙充國屯田湟中之遺意其將官監督果有成效特加獎勸若因循玩視必戒飭而繩之悉聽該道綜核而因地以考其成寓兵於農且耕且守非惟無冗食之患而荒地亦可盡闢矣近查各堡缺伍甚多每遇防秋撥軍按伏往往疲於奔命且糜費行糧日不暇給各行各堡人戶不拘流寓土著校

尉土夷通免起科。聽其儘力耕種。止令防守。名爲土軍。一切雜差不得擾害。牛具種糧照常查給而出息。一如例行。是亦足兵一策也。再照往年修邊挑濠。多以腴田隔絕境外。領軍官原有禁約。不許擅自出邊。以致不能耕種。合無將邊濠附近之地。或資渠水。或資山水。隨便脩築暗門。聽近邊居民開墾耕種。通行各該將領查撥軍丁架梁哨探。遇警收斂。農隙掣回。其地應否起科。候成熟之後裁處。近行給示。召人開墾。隨有甘州左等各衛所餘丁張銳等數百名願承

種荒地二百餘頃。每地一畝。當年卽納糧一升。草三分。徵科從減。則人情樂趨。因地招徠。各聽便宜。區處固不必屑屑拘常格也。况開墾旣衆。則納糧數多。孰謂非官民兼利乎。顧諸司所以振率而勸導之者何如耳。一明綜核。以興水利。照得該鎮屯田。全資水利。大渠凡數百。而支流不下千計。百世賴之。往因綜理非其人。以致修築不時。疏通無法。而啓閉澆灌之問。甚有納賄行私。用強侵盜。彼此不得均霑者。合行該道。各分委廉幹官。親詣各渠。逐一踏勘。凡淤者疏。

濬。塍者補築。斷渠則架以木槽。高地則創爲水車溝。口則限以尺寸。放水則定以日時。其合用工程。就於各渠內有田之家。酌議均派。定爲規則。每年督責該衛所印屯官。督同各壩總小甲。查照遵行。一酌權宜以廣接濟。照得甘肅一鎮。惟西寧號稱沃土。薄種而廣收。視莊浪米珠草桂之地。蓋大相懸絕矣。往遇豐年。銀一錢可易粟五斗。故西寧給軍之月糧。皆願得折色。蓋糧一石。止易商人布一疋。直銀一錢三四分。若折色定例銀五錢。則所得多矣。莊浪銀一錢僅

此地本甚亦不爲甚貴

易粟一斗四五升。各軍月糧皆願得本色。而倉庾常苦於困乏。蓋地多瘠薄。農家無擔石之儲。故其價騰湧也。近與該道籌之。每年莊浪將年例折色銀解西寧道。酌量本折。從宜給軍。西寧將歲收本色存貯倉塲。聽莊浪道差官轉運回衛放支。在西寧喜得折色。在莊浪喜得本色。一舉而兩利俱全。此計之得也。查得莊浪去西寧不下三百里。轉輓之勞。其費誠不貲。然較諸招商糴買。不但豐年受數倍之利。卽荒年所得。亦不爲不多。但莊浪固稱長便。而西寧或不免憚

皇明經世編

雁中丞去疏
卷之四

甘肅屯田

六

平露堂

煩分疆域而持二心。則彼此相資。勉圖共濟。亦難矣。合行巡撫衙門。嚴加督責。每年莊浪解銀若干。照西寧時估。應得糧若干。彼此關會。明開數目。各依期呈報查考。若莊浪必於取盈。而自將矛盾。西寧過於退托。而先後依違。此必有任其咎者。一免起科以廣召種。據肅州兵備道呈稱。嘉峪關守備汪深。將清出安遠寨荒地十頃。分撥軍人一百名。給與牛種。照年限還官。及稱本寨孤懸絕境。乞免起科。除已批行外。查得先年欽奉 祖宗詔令。凡極邊空閒田土。聽諸

邑人等儘力耕種，永不起科。今甘肅苦寒之地，惟附近城堡者人無遺力，地無遺利。其餘畏避艱險，不敢遠耕。雖以沓虜爲憂，實懼徵科之擾。故寧強顏朝夕，苟全殘喘。民間蓋藏十室九空，一遭凶荒，乞糴無路。竟俛首填溝壑，其不可爲痛哭流涕者幾希矣。合行刊刻板榜，懸示通衢。九極邊拋荒田土，不拘軍民僧道流寓土著人等，悉聽儘力開耕，給與執照。世爲已業，永不起科。亦不許豪強妄稱已地，輒行告奪。使外郡之民望風來歸，生聚日廣，漸爲富庶之地。亦募民

實塞下之一策也。查得莊浪最多曠土，先年曾題

准給示，永不起科。今有一二開耕漸次成業者，衙所
各官輒欲報冊徵糧。是官司自食其言，不足以布大
信於邊人矣。再照國初鹽法，每引只納糧二斗五
升。蓋以鹽商戮力墾田，克實邊塞，故特從寬假以廣
招徠。若商人有能捐貲開墾荒田者，待成熟之後，世
徵其租十之一二。聽就近堡報納鹽糧，官軍有漁獵
侵擾者，悉從重懲究。此又鹽法屯田相爲表裏之意
也。一勸零騎以保耕穫，該鎮重山複嶺遮蔽羌胡

若大舉或間歲有之。惟遊騎鈔掠。無時不然。屯丁不敢遠耕。患多坐此。昔唐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每歲磧石軍麥熟。吐蕃輒踪而奪之。莫有能禦之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張兩翼夾擊之。殲其黨殆盡。自是不敢犯塞者數十年。今各路將官坐擁重兵。往往失於遠哨。賊至而墩軍方舉火。兵發而虜騎已出境矣。零賊且不能覓。惡用增兵。選將坐糜倉廩之積哉。合行撫臣督同該道等官。各勘所屬地方。添築方墩。田地廣遠者三四座。少者一二座。一以備軍馬。

之按伏、一以便耕農之趨避、預哨探、明烽堠、或據險邀擊、或望塵窮追、務令雷奮風馳、悉行撲滅、以大示威制、庶耕獲之民不至驚擾、而人畜得以保全、一處番賊以禁騷擾、照得該鎮北控胡虜、自古稱難、若南山一帶、多番夷種落、剽奪無寧時、甚或占據良田、耕種爲業、枝連蔓引、愈覺暴橫、不及今圖之、恐蚕食之漸、非獨爲屯田之害而已、合行撫臣督同各道、及沿邊將領、嚴行撫夷官、驅回巢穴、諭以朝廷之威德、示以向背之利害、各就族屬中擇其爲衆所信服

者。假以頭目名色。授以旗號。令其自相約束。遵奉禁令。一以分其連結之黨。一以銷其犷悍之心。使不得仍前嘯聚。剽掠橫行。凡各處山口。通立戒諭牌。嚴行禁戢。除開馬市照例聽其交易外。其餘不許擅入內地。驚擾居民。每歲中查無入犯。卽將各頭目特加賞犒。用羈縻之法。以廣安集之仁。若負固執迷。仍舊猖獗。卽按伏截殺。破其黨而禽薙之。庶幾稼穡之夫。得安其業。而無剝膚之患矣。臣過莊浪。見番人聽撫者。迎送于道路。俛伏慄息。告領紅旗。鈴束族衆。臣慰諭

而遣之。皆唯唯受命。及查肅州有近山聚族者。相率墾田。告領牛種。與吾民雜居。並耕而食。照歲例納糧。以是觀之。則其畏威慕義。未常無人心也。今查山口盤據多係屬番。各有頭目。顧吾所以駕馭而馴服之者何如耳。一議解發以省部差照得甘肅鎮錢糧

戶部原設管糧郎中一員於蘭州駐劄。凡催徵收放

先舉理蘭州以蘭州較近積聚刑易也

皆屬職掌。其責成不爲不專矣。且念河東各府錢糧轉解甘肅。往廻數千里。跋涉畏途。動經時月。甚或橫罹鋒鏑。遭劫奪之禍。故改議解蘭州戶部衙門交收

貯庫。隨便轉糶。不得復令原解人員備嘗諸苦。此設官之初意也。近查州縣之徵科。事有成法。可府之類解。歲有常期。管糧郎中。惟坐待呈報。於催科督責。無所容其力焉。往年收文解銀。猶拆封秤兌。近則避嫌遠怨。候甘肅委官至日。與原解彼此交收。然後給發批迴。是戶部監督衙門。特爲委官證佐而已。以郎署之通才。而置諸簡曠無事之地。獨不爲人才惜乎。其他供億諸費。又不待言矣。查得先年累經一題革後。復仍前建置。重鎮錢糧。原無別官兼攝。故終難改廢。

今新設臨鞏兵備道專駐蘭州。職務甚簡。驗解之責兼理有餘。往聞該部郎中以陞遷離任。原不候交代。卽委蘭州管糧同知照常驗發。近則數月。遠或彌年。卒未聞廢事。今屬之該道。呼吸受成。無足疑者。臣入蘭州常與管糧郎中及兵備副使反覆論之。同然一詞。莫不稱便。獨以臨鞏兵備道與甘肅撫臣不相統攝。恐事體窒礙。勢難必行。或不免遂巡違誤。臣至金城關。親歷程途。乃知蘭州之於莊浪。河州之於寧西。諸路軍聲相爲犄角。蓋唇齒之地也。今臨鞏兵備正

當戎馬之衝。如果羽檄交馳。必須互相策應。非惟聯絡甘肅。亦所以保障河東也。合無行令該道聽甘肅撫臣節制。凡應解該鎮錢糧。查照戶部郎中原行事例。一體驗發。仍行布政司比起解河西官銀。預於一月之前。行該道知會。以憑關白該鎮。如期差官交領。庶免留滯蘭州。致有別虞。若兵馬應援。悉聽甘肅巡撫一體調度。不得依違。該道路隔黃河。專制一面。毋以節制爲詞。遠事叅謁。致妨職守。

書柬

答王總制論屯鹽書

屯鹽

此王總制乃鑑川也

捧讀門下全陝屯田議，究極弊源，籌畫曲當，信無遺策矣。細讀撫夏公移，諸所申飭，皆邊防大計，而於屯田利病，探本窮源，纖悉具備，心思智力，豈復有毫髮不盡耶？窮日流覽，繼以夜分，猶不忍釋手，使各邊皆能倣此，何至軍民之流移，儲蓄之缺乏哉？嗟乎，金城涓瀆，千載曠見，然則今日之西夏，非繼此獨步者歟？鵬於三秦屯政，未經涉獵，不敢謬論。若薊遼宣大，則嘗聞其槩矣。昔稱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蓋謂

地廣人稀，耒耜所不及也。今自鄙見度之，欲修廢舉，墜開阡陌，闢草萊。顧吏於其土者，經畧制置何如耳。豈全在耒耜之夫耶。西夏屯政，卽推廣以達之諸路，行之百世，無施不可。鵬雖未及其地，固已心循其法矣。諸路事宜有難具述，若論其大端，則虜患不時，科差無度，最爲屯田之梗，而侵盜剋剝次之。顧有其人，則其政必舉，此非可以掉三寸舌指天浪談也。自惟芻蕘小智，雖曾建言，亦皆循途守轍，差爲目前計耳。各省鹽法，除浙江河東原非職掌，不敢億度外，以兩

淮言之、行鹽多而消引少、壅滯之患。此其病根。門下洞照所及、卽欲舉此調停疏通、真爲卓然之見。自工本裁革、至今數年矣、查見在未掣堆鹽凡五百有餘萬、而派支未經出場、報中未及到司者、亦不下一百萬有奇、故數年以來、內商分買邊引、四年後始得挨掣、遂相率執此爲詞、抑勒邊商、置諸度外、當事者雖極力處分、竟相持不下、乃疏請行河鹽以卹邊商、蓋支鹽出場、卽於河下聽掣、視內商上堆、以年月爲序者、大不相同、初擬中半兼掣、使內商邊商兩利俱

全尋以內商哀鳴復以邊三內五量爲增損於其間
內商堆鹽昔以四年而掣者自此積算須守候八年
矣乃各束手閉門於邊引絕不收買而邊商河鹽歲
掣三分其勢不能盡行且追納餘銀動以數萬計彼
遠道至此豈能挾鉅貲涉江淮以輸官庠耶稱貸於
人出息數倍且家僮與俱者不過二三人支鹽掣賣
百冗如林羣姦環繞而播弄侵漁徒爲搗手鼓吻者
開一騙局耳其所得能幾何哉故河鹽之行以此抑
內商則可若謂其有利於邊商皆不揣本末之見也

鵬初入淮間二商皆散髮巷闕迄無寧日甚或納利
於衣履中抗辯公庭輒舉以自刎且有挾此以相
刺者世之所謂屠仁義而死財利其貪狠之心蓋已
橫天地而蔽日月矣卽行該道及司府曲爲裁斷彌
月不能決乃召至庭下爲條分縷析各計其每引用
資本若干浮費若干得利若干量爲差等酌定引價
令邊商認引以報中內商買引以守支查見在運司
邊引七十萬旬日之內盡行分買已將河鹽停製專
行堆鹽又恐河鹽旣罷仍前抑勒邊商復令有新引

一百道送司查驗。方許掣堆鹽一百引。已經題准。遵行此皆出二商同情。非強之者。今運司申稱。每年掣鹽俱令客商將原引投司。待納完餘鹽銀。方准給引發賣。今示諭邊商各依年月投新引到司。卽隨見掣堆鹽數目。分派邊引。務要逐一納完引價。方許給發舊引。照鹽發賣。邊商之引。以年月爲序。一年所掣之鹽。卽消各邊當年之引。雖未能瞬息流通。如火然泉達之勢。然在官握其樞要。在彼不得留難。一面發鹽於水商。可以轉販。一面納價於邊商。可以得引。事

本相濟豈可以相病耶。若邊商不能久候賤售速回。
無俾自相貿易使邊商受虧乃得之耳

是彼欲自適已意恐難盡咎內商也。自此以後每年

掣放不下一百二十萬。今存積三分已於本年停中。

所中引少則內商買引者多而邊商引少以得廉利。

明年邊引到司者僅五十萬。內商分買似不待強之

而自速矣。向查該司堆鹽每引多至五百八十斤。而

掣鹽委官嘗以爲浼已。承委之後。觀望遷延。有踰兩

月而後至者。至空曠歲時。掣放多不及額。而奸商壟

斷規利。常遣人於江南密訪。若鹽價未長。卽運鹽遠

巡。雖差人督押。皆不能應期。而至監臨者。若復因循。

卽歲額益耗損矣。近已著令，凡委官別有冗併，不能卽赴掣鹽者，許文到之日，卽據實申報，以憑改委。其有三日內不離任起程者，卽行叅提。商人堆鹽，刻期趨運，該司設牌管領，計程以定限期。若有遲違，卽商人船戶嚴提重究，隨事致力，不敢循襲故常。獨於此猶有不能徑行者，兩淮批驗所原係一南一北，掣於北所者，卽商人徑往行鹽地方，從便發賣，不復稽查矣。惟南所掣後，行至南京，復聽南道衙門再掣，往往彼此牽持，常積至數月而漠然視之。如秦越肥瘠然。

遲速難期、何能預計也。雖經題請、每月聽巡鹽移文關白、按時催促、然衙門不相統攝、期會簿書、皆文具耳。昔人云、力每取給於人、使忠智者不能應機而發。此類是也。至於鹽斤過多、引目山積、公私交病久矣。今議每單加掣計歲增十餘萬、而鹽包重大、悉改小鹽、每引止四百八十五斤、割沒數多、通免加罰、卽查照斤數以引給之、使引隨鹽行、已上三項、皆詳見疏內、業有成案矣。近據該司層層申請、復以割沒鹽斤、歲有加罰之例、每斤銀一分、正欲借此以補餘鹽。

之額，一旦改廢，恐戶部按例取盈，無從取給。今復再題而後定，事之掣肘類如此。割沒之數，每引或四五斤，鮮有多至百斤者。每年加罰，併罪銀凡八萬餘兩。該司徒知以科罰爲利，而不知其壅滯之爲害也。至於餘鹽盡革，則引目易銷，最爲目前捷法。但始終籌之，決無可革之日。何則？戶部資餘銀給發各邊爲年例，今毫末通完，猶攢眉告誦。若去此則內帑困矣。歲計六十萬，將取給於何地乎？且竈丁煎鹽，自納官之外，常有盈餘，終歲聊生，仰給於此。以各場通計

之不下百餘萬。若盡革去，不許商人貿易，數十場竈戶丁口以萬計，何所恃以爲命乎？所積餘鹽，汗牛充棟，將何地消遣乎？竈丁之私販，鹽徒之橫行，卽有秦法，必不能禁也。況內商分買邊引，全倚餘鹽以謀厚利。若必革去，則羣商囂然散矣。今之談鹽法者，多偏抑內商，謂其歷年厚利，皆談笑坐得之。非若邊商之備嘗諸艱也。是固然矣。今以其有裨於邊，計論之，則內商之餘銀，每年皆六十餘萬。未嘗以錙銖逋負也。而接買邊引，每踰數年，始得掣賣以自營。彼何負於

邊人乎。若邊商中鹽。每引官價銀五錢。無論他鎮。姑自榆林言之。各商皆土著之人。查寬減斗頭。每銀一錢。時估糧八升。彼僅納五升。猶稱艱苦。若計一引費銀四錢一二分。舉鎮商人竝不識兩淮之路。惟聽姦商接買。勘合少則五錢三四分。若先以銀布散各堡耕戶。臨期撮取。隨便上倉。則其所得又倍此矣。舉榆林而例他鎮。或不甚相遠。是一引之價中納實糧。猶不及三斗。以七十萬引計之。官價銀該三十五萬。截長補短。計每年實收鹽糧。僅得二十餘萬。視內商餘

鹽銀招商糴買豈獨倍之。況在邊勘合。歷年皆有拖欠。尤難一槩取必乎。故邊商互相爲用。不容有所軒輊也。嘗論兩淮引價原定九錢。若專令內商納折色。卽以九錢一引。照原價發邊。專設一官立法糴買。不許牽報富民。以致連年賠累。就其中計之。可得五利。除六弊。而邊倉之克實。又不待言矣。設官供億。卽於引價內從宜酌處。百費有餘。其有別官。可以兼舉者。卽不必增員。此甚簡而便也。或曰。商人中納。常囑沿邊小戶。以時積蓄。隨地搜羅。故能應期取足。若以官

任之。何暇瑣瑣及此。夫商人舉手投足且不勞餘力。豈以官任其責。曾不得與諸商比乎。亦存乎其人焉耳。新舊引目。三七兼行。此誠鼓舞之法。聞命之日。卽已具行運司。集內商訂議。亟圖施行。事在彼中。未能懸斷。若此法既立。則爭趨新引。以求目前之利。而邊商不患於遲留。但恐淮上各商。大小不一。或資本缺乏。必待掣鹽而後。可以買引者。則不免以此爲厲已矣。其他自顧有餘力。卽奮臂爭雄。以入手爲利。誰能禦之。俟有定議。卽當具題。上爲計部借籌。下爲商

人導利門下留神及此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若長蘆
鹽法近覺疏通南北二場趨舍互異蓋以地利言也
南場多陸路不通舟楫脚價視鹽價不但三倍故中
引商人皆願領價告買補於北場竈丁煎鹽棄置不
用今惟一二近河者仍其舊業餘皆改事農商納折
色於運司以給商人矣蓋利害相懸絕故各從其便
也北場臨河易於轉運商人紛然趨之而歲所產鹽
亦難以限量計今順永等府地方皆私鹽橫溢勢不
能禁蓋官鹽不到而欲杜絕私鹽雖捕卒星羅亦豈

能一一盡法乎。巡鹽比較照常按問，通責應捕追賠，此屬何辜也。近已通行酌處，乃人持已見，奉行者不免依違，可勝歎哉。門下欲增鹽額，真救時之要論。去歲巡歷該司，諸商懇告願破格倍增，其詞毅然不可奪。獨念增額開邊，事難預料。萬一壅滯，旋復裁革，則各邊通求處補，戶部不免厭煩。如兩淮之工本可鑿也，乃量增五萬引，稍增其價，納折色於運司，若果疏通，以漸請益，如其阻格，卽終朝可以停罷業已題准施行矣。後查該司殘鹽原係竈丁拖欠者三十餘

萬改元 恩詔未蒙蠲豁各場連年帶徵貧窶甚苦之近已具題乞蠲免聽商人捐資赴北場收買止納餘鹽銀挨次聽掣以此爲新增之數而不失舊額不授竈丁商人亦同詞稱便姑待報中如何再題著爲新額一如門下所指授者奉爲成規也山東之鹽與淮蘆迥異青登萊三府山海阻絕商人不入其境歲徵竈戶折色僅十之五六濟兗東三府及徐州皆行鹽地方疆界狹小商賈利微且民間多鹵地私煎販買所至有之不能盡禁而運河往來權勢軍民人

等、舳舻相望、自長蘆南下、夾帶私鹽、沿途轉販、皆官鹽之蠹也、山東商人、坐受虧損、其來久矣、先年以青登萊三府竈丁納銀鹽不開邊、輒將四萬餘引改入濟南鹽場增額報中、自此引目壅塞、計積累五十餘萬、亦以鹽包太重、故行鹽多而消引少、近已照兩淮事例、改行小鹽、查每年加掣之數、增出餘鹽銀七千六百兩有奇、就於額鹽開邊者、暫停中四萬、卽以增出餘鹽銀、發邊補作原額正引、彼此湊合、數猶有餘、復查長蘆運司鹽多引少、卽以山東舊引、那借勘合

九道共鹽十萬引改行長蘆支掣已經題請如議
行此皆補偏救弊之一端云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杜延祁 參閱

楊莊簡公奏疏

疏

楊 成

釐正起運板木疏

莊簡公名德馨 邵陽 嘉隆間名臣 其集未行世于
屯田清吏司案呈卷查本部節年准工部咨該司禮
公孫維十季 乘索其藏稿梓之

等監題該部覆奉欽依取運司禮御用內官三監各

皇明經世編

楊莊簡集

一 平露堂

板枋竹木，原行龍江蕪湖二廠抽解，因板木數多，未能合式，不得不召商賈辦，每年約用木價銀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七兩零，解官脚費銀五千七百三十六兩零，共用銀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餘兩，除司禮監杉板六百塊，原無脚費，又杉條木五千根，先因蕪湖價多，至隆慶元年，改行龍江廠辦解，照估算價，無容別議外，惟內官監一項，起運板木二萬七千八百八十根塊，御用監一項，起運板木八千六百五十根塊，又本監一項，起用杉條木五千根，以上三項除脚費外，

龍江廠一半該木價銀五千七百七十六兩零蕪湖
一半該木價銀九千四百一十八兩零比龍江廠價
共多銀三千六百四十餘兩夫板木來自上江蕪湖
在上其價反多龍江在下其價反少且板木相同而
價值互異蓋緣先年自取解以來各監承委解官每
年俱自三四月親往蕪湖會印至九十月間方回南
京彼時因各商籍口供億等費議價頗浮相沿至今
得利慣習故每遇召辦則有夤緣鑽刺之弊閭認則
有買窩頂名之弊印烙則有那移更換之弊減價則

有結黨阻撓之弊。臨發則有火光詐騙之弊。諸弊蝟集。難以枚舉。近蒙本部訪查前弊。率由浮冒。將萬曆九年分蕪湖木價。批行該廠主事李化龍酌議裁減。時因木料起運在卽。量減十分之一。訖亦既少懲其濫矣。但二廠之價。尚未畫一。若非亟行釐正。何以永杜奸欺。合無自今以後。酌定畫一之規。申嚴驗印之法。將蕪湖廠該辦御用內官二監板木一半。比照司禮監杉條木前例通行。龍江廠辦解一體。照上江二縣估簿算給。行本部司屬官。每次會同各監委解。

官免赴蕪湖。俱在龍江廠。公同印烙。仍會同巡視九庫科道官查驗。以絕弊端。呈乞議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奸弊。莫甚于召買板木。而板木之弊。莫甚于蕪湖。各商蓋因先年議價過多。是以奸商鑽刺。棍徒詐騙。本部召買之舉。適爲奸宄媒利之端。積弊相仍。已非一日。今聖明在上。百弊盡釐。豈容因循不爲釐正。况本同價異。委非法紀。旣經該司查議前來相應題請。伏乞敕下工部。再加查議。覆候命下咨行。本部自萬曆十年爲始。將前御用內官二監三

項板木、每年先期行蕪湖廠主事棟選真正多木商人送部閣認隨押簿筏赴龍江廠本部照例委司官一員會同南京內守備選委廉幹監官公驗合式板木印烙仍會同巡視九庫科道官查驗無弊通照上江二縣時估簿筭價一半行蕪湖一半行節慎庫各支給倘時價不同不妨隨時增減務使上不虧官下不病商如有奸商仍踵前弊或糾黨抗拒及火棍生事詐騙害人者悉聽本部拏送法司照例從重究遣庶委官免跋涉之勞商人省供億之費而奸徒無擾

害之端矣。再照前項板木原係上供本不可缺。但查嘉靖三十一年以前，每年司禮監止取杉板六百塊。近年加杉條木五千根，御用監先年止取板木一千六十根塊。近年增至八千六百餘根塊。又加大杉條木五千根。內官監板木。隆慶元年已奉詔停止。近復取解如前。由此觀之。則今日板木之數。其中豈無可省。或應少緩者乎。况該廠木價俱借支漕船料銀。歷年拖欠。至四萬七千餘兩。年復一年。後將難繼。合無併敕工部查議。上請擇其萬不容已者。每年一

運將可省者停止，可緩者間歲一運，如一年省銀數千則十年可省數萬，其於聖明節財之一端，未必無小補矣。

書

與湖東道沈少叅書

蔡坡

竊惟撫州之水，來自建昌。至撫城東南，上流十里，注爲數丈長河，灌田百千頃，卽臨川之五六七都田也。其泄水之口曰曾坊口，白公廟口，珍珍坪，江口，祝家港口等處，分泄於東方，以殺水勢。故水自南來，至城

逝其勢稍緩。乃引之遶東門。以至北而西。爲城濠。以固城池之勢。此古人有千金坡之築也。城之四門皆水。邑名臨川。有自來矣。近年以來。上流泄水之口淤塞。湖水乾涸。則上流水不注湖。而千頃之膏腴。歲無灌溉。民以失利。上流旣塞。則水勢奔湧。直下徑從東注。而千金坡之決口。始爲難塞。水旣東入決口。則不能遶城。以注文昌橋。而城濠之沙日高。以涸。金湯之勢。何所恃賴。撫之水利。應修此其大端也。生近巡歷該郡。躬親踏看上流之水。曾坊等口。故迹可循。長湖

故道堪灌民田，第須逐一開濬，以泄其水，而興一方之永利。至下流千金坡原築堤口，則甚不如法，似有不容不議處者。今須先給庫銀採辦堅大石塊，堆貯河岸。又市長大椿松漸次釘下，旁俱兩層中填石塊，然後平鋪大石，用鐵錠勾連，其收頂去處，止用斜坡，中如夾脊，兩傍低下少許，仍比舊稍減五六尺，使春夏水漲，任其從上過去，水退則可障畱，以遶城東，取其五分之水，足以固我城濠，以通舟楫而已。往歲專於濬沙，動費千金，則隨濬隨塞，徒爲勞費，若築不如

法仍舊高峻以障狂瀾則隨築隨決亦萬無可就之理。至於任事之人最宜斟酌必潔已率下實盡心力以襄厥役無惑浮言無搖異議庶幾一勞永逸而利澤無窮保障有籍不至虛糜公帑而重疲民力也。

與譚二華大司馬書

錢法

錢法乃足國富民之端也。某不揣鄙陋竊循大疏舊勘合倣而行之。緣江右從古不通錢法始意其多有未便幸仗洪庇一運用而遠見流通老稚欣欣相信市井貿易無不以錢相往來事在文移中謹錄呈台

覽但所慮者四方錢商未集以致各郡縣有司持官
銀求之會省而省中有司又懼其源之易竭不敢令
流於外郡幾同遏糴此豈太平盛世景象亦豈經久
之計哉往兩都大司空僉爲國家鑄錢無利嗟嗟此
自販夫販婦交易相對者言耳若國家以天下爲度
豈其然乎假如大司空議銀一分鑄錢五文乃七文
用之是誠虧本二文無利矣不知以銀爲錢非投水
利無窮今司計者每責功于目前登暇此
火類也銀一分故在天地間又加銅五文可當銀八
厘又在天地間是一本而八息也利孰大焉夫銀不

加添而鑛不敢啓，徒有銷而無長。此坐而盡銀之術也。若以銀生錢，是以銀爲母而錢爲子。此不啓鑛而無日無地不收啓鑛之利也。故欲生錢莫若令各省自鼓鑄，自鼓鑄莫若令官開局而民鑄之。夫鹽法非官自煮也，海之人煮之而官給之引，收之課，則官鹽也。不則以私鹽抵罪。今若就藩司中擇一人不廢原務兼攝其事，而以郡縣佐之，民欲鑄者，賞銅千斤，或五百斤爲一單，投入官籍，編號記載，每單給一引，藩司先印蓋以爲質，曰官錢，始得流行，無引者以私錢。

抵罪官仍什而稅其一。則亡官鑄冒破之損，亡私鑄亂真之奸，民得九足以益下。官得一足以益上。此不加賦而用自充，不斂財而府庫自裕之道也。翁有憂國憂民之念，倘以其說聞之政府，請於主上，下議于戶工二部斟酌至當，詔賜通行鼓鑄，國計幸甚，民生幸甚。若此法可行，于從古未通之江右，而顧不能行于暫窒之諸部，未之有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